**故事主要结构和中心思想：**这篇短篇尝试使用第三人称讲述，结构上模仿经典叙事方法“英雄之旅”。故事主要人物为秦礼秦道人，黑牛精四苦法师和刘家村村长刘怀仪。各个人物属性如下

|  |  |
| --- | --- |
| 人物 | 简短属性 |
| 秦礼 | 幼时因家里钱粮不够被父母从送出家，其后跟随师傅四方游历，之后对山野精怪有所基础了解。跟随师傅学习了除妖，医人的方法，功法有所小成。本欲一展拳脚，师傅却被一妖怪杀害，秦礼从此一蹶不振，后应刘家村村长刘怀仪邀请居于刘家村，帮助村民。 |
| 黑牛精-四苦法师 | 一只正修的好妖怪，三年前在刘家村井内寻得蛟珠，之后凭借蛟珠在苦樵山上修炼化形，导致刘家村遭逢旱灾，害死不少乡民。其后独自修炼佛法，自号四苦法师，欲解与刘家村之间的因果。 |
| 刘家村村长刘怀仪 | 少时读过两本书，因为儿子当了官，自己也算村中的文化人被推举为村长。一切为刘家村着想。 |

故事中英雄自然就是秦道人，秦道人在刘家村生活平淡，但是四苦法师的到来对他造成了危机。四苦法师要在刘家村宣扬的是佛法，又解决了秦道人没法解决的井水问题，但是秦道人没有拒绝四苦法师传道的要求。其后秦道人受师祖感召，发现四苦法师是妖邪的危机，决定面对挑战。按照“英雄之旅”秦道人应该与四苦法师大战一场，艰难取胜，得到蛟珠后回到村内解决危机，之后开始新的旅程，坦然面对师傅被杀的危机。但是按照国内普遍的“出人意料”的剧作方式，自然是黑牛精是欲报恩刘家村，只是错了方法，他在井中放下的蛟珠引出暗流，也让井水沾染上妖气，导致喝了井水的村民神志不清，但是四苦法师却以为是自己这几年研读佛法有所小成所以才有此功效。之后秦道人本不欲杀黑牛精，但是祖师遗留的剑光直接将黑牛精轰杀。之后秦道人感叹天心难测，回刘家村后发现村民间互相残杀，之后感觉几十年修道不如不修。

**故事的核心表达**还是依托西游，有人有妖有神。但是表述方式借鉴克苏鲁方式，采取侦探方式，尝试描述出世间妖怪易寻，天上神仙难觅的情况。也就是西游中普通人的生活样貌，在西游中，妖怪小有所成便可以盘据一方，欺凌人类，蚕食人类，各样折磨谎骗的方式层出不穷，对于那个背景下的人类来说，妖怪不是什么稀奇事，被妖怪裹胁也是常见。也许在妖怪的保护下免受自然灾害之苦，免受其他未知危险的侵扰也不失为活下去的方法，一个个盲目不仁，只要妖怪今次吃的不是自己就可以了。而在这个背景下，天上的神仙高座云端，不对这些残害生灵的妖怪降以惩罚，他们让这些被折磨的人长时间生活在被压迫，担惊受怕的情况，这样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天上的神仙能“突然开眼”下凡来救助他们，从而不停的上香祈祷供上祭品。这也正是克苏鲁的一种描述方式，那些被普通大众吸引而至的东西，虽然普通民众联手就有机会击破威胁的来源，但是未知和恐惧阻碍人们动手。而这些恐惧的背后又藏有更深层的恶意，这些恶意从不见其身影，也不见其手段，却能无时不刻的感受到他。如果你敬畏他，他就要对你任意索取，比那些每日直面的恐惧更如刮骨之刀一般难忍。如果你不敬畏他，那些每日残害你的妖物也要害怕的祸端便随时会降临在你身上。剧情中秦道人的师傅就是和一个被天上神仙“委以重任”的妖怪“同归于尽”而死。秦道人探得一丝天机，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定居于刘家村，而他身上的正义感最后也迫使他与黑牛精决战，在知晓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本来不愿杀黑牛精，但是真武大帝（也就是师祖）留下的剑光强行杀掉了黑牛精。秦道人只感叹吞人杀生的邪修大行其道，只取日月精华的正修却因为天上已经没了位置而只能被杀。但是秦道人见了剑光心下恐惧，也生不起反抗之心，最后只能自我了断。

天边还未见光，秦道人便坐起了身。弟子房里除了四张床，就只剩四面墙，黑暗侵袭过来，活像一座死人墓。秦道人自三年前住进这所道观，夜夜睡在这间屋内，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换上常服，叠好被褥，秦道人准备开始早课。说是早课，其实观里除了秦道人自己，连个鼠虫的影子也见不着。道人出了小小的道观，拿起门口端放的两只水桶，两步并作一步，吐纳间，朝观外的河边行去。给村民打水便是秦道人的早课了，自三年前云游路过此处遇上旱灾的村庄，略懂黄岐之术的他便留了下来，扶持邻里，而乡民也报至以理，修缮了小道观，让他有了容身之所。道观离小河足有两里远，秦道人确是不消片刻便到了河边，此时天际的微光隐约拂过道人，麻布衣上遍布寒露，道人确实红光满面，他不曾停歇装满了两大桶凉水，直往村长家中去。

刘怀仪是刘家村的村长，他幼时上过两年书院，能言善辩，壮年时又买了不少农地，供家中长子求学，长子做了地方的小官，他也成了乡贤，顺理又做了村长。三年前闹旱便是他求秦礼留住，救了不少乡里，旱灾后，刘老人身体愈加沉重，却是留在了村里不去和儿子享富贵。老人睡得浅，此刻站在屋外如往常一样等着秦道长来送水。寒意侵蚀着老村长，刘怀仪紧了紧身上的衣服，瞧着乡道上不曾出现秦道长的身影，刘怀仪转身进了屋内，想热上昨晚的菜汤，待会儿劳谢道长。刚入内堂，却听叩门声响起，老人心想这是道长来了，又慢步来到门前，推门而开，却见着一个和尚。和尚身高6尺，膀大腰粗，背着光瞧不见神情，一手帮老人稳住了门，口念佛号，另一手从腰后取出佛钵，开口道：“老人家，可否讨要点水喝。”

秦道人提着盛满的水桶到了刘怀仪家门前，却见清晨的大门敞开，内里传来交谈声。他走到另一侧的水缸前，灌好了水，心想必是村长城内的朋友赶早来看他，自己还是回观内打扫一番，好招待这位客人。 秦道人刚定完主意，却听到村长唤到：“秦道长，快些进来吧，四苦法师想见见你。”秦道人放下水桶，暗下惊讶，刘家村离官道遥远，怎么会有和尚路过，村子与官道间荒草丛生，昨日不见这和尚，他定是赶着夜色从官道大路上来的，没让狼叼了去？脚下确实来到内堂，见着了刘怀仪，也见着了这个胆大的和尚。

见到这个四苦法师后，秦道人满心的怀疑也释怀了，这和尚比自己高了一尺有余，四肢孔武有力，如果不是身上的僧袍，寻常人肯定以为这位四苦法师是位沙场将军。道人心下惊讶间，四苦法师却来到跟前，“阿弥陀佛，贫僧四苦，路过四方城时听当地主持讲到刘家村有一口古井，井内清泉甘甜味美，旱灾之间也不见影响，可大旱之后，这口井便干涸了，而乡内几经挖掘，也不曾再见甘泉，贫僧自觉好奇，特此星夜赶路至此，想看一看那古井。”四苦法师说完双手合十，双眼微合，似是在等眼前秦道人的答复。秦道人当然知道这口井，他也尝过其中的井水，确实是甘甜非常，旱灾中这口井不受丝毫影响，也称得上神异，可是旱灾后井水便没了以往的滋味，之后便迅速干涸了。其后村内也曾几次挖掘也不见分毫效果，而后村内几次开井也不见水，村名只能步行去秦道人打水的小河才能用水，秦道人的早课也便是这样来的。秦道人不知这和尚为何会对一口已经干涸的井有如此兴趣，愿冒与山中野狼一搏的风险星夜赶路至刘家村，但是领他去瞧一瞧也无妨。

秦道人打了个**法器**笑道：“四苦法师如此急迫想见此井，不知可是有法能使此井再开？”秦道人并非挤兑眼前这位大和尚，只是想探听其口风，以免引贼入了村内。四苦法师呵呵一笑，却说：“听闻村内各户用水皆是道长每日从那两里外的小河运至，道长虽有呼吸吐纳之功，想必亦是幸苦非常，小僧如若有此班本领再开此井，自当一试。”秦道人不疑有他，这和尚看起来五大三粗，却一眼瞧出自个儿的本领，想来也有几分功夫，刘家村一无金银财宝，二无积粮，想必也犯不上贼人惦记，此下便说到：“法师请随我来吧。”

出得村长的宅院，秦道人领着大和尚沿村内缓步而行，此时天以光亮，村名各自出了家门准备农活，却见秦道长领着一陌生和尚往道观去，不禁好奇的上前问询，才知这位四苦法师欲重开村内的那口异井。村民们心下嘲笑那和尚看起来如笨牛一般，瞧着便是空有一身蛮力，当初村内各家出人出力也没办法让那口井再现一汪泉水，这和尚能有什么妙招。此时天时尚早，村名们想见外乡人笑话，便热热闹闹的跟在四苦法师身后，要见其出丑。

不多时，秦道人便领着大和尚于和想看和尚笑话的村民来到井旁，其间杂草丛生，只依稀看得见**取水的器物**立在其中。“这就是那口井了，井中不见井水后，村名也曾几次下井动工，几番无果之后，便废弃在这里了。”秦道人上前拨开杂草，又向周围的村民要了镰刀，总算是让井口重见天日。四苦法师在其身后仔细观瞧半晌，其后才沉声应道：“需下井一观才行。”此话一出，村民中**嘈杂声**不断，这名为四苦的法师真如笨牛一般，他身形巨大要如何才能下井？秦道人确是不置可否，“确实如此，不知这三年地下是否有暗流改道，说不定真能重开此井，法师等我去取麻绳来。”说完，秦道人便往临近的村户去了。道人走后，四苦却又道；“需吾亲自下井。”却见四苦脱了僧袍，来到井前，双脚依次探入井中，两手扶着井口，身子稍往下探，便卡住了。村名门见那大和尚半个身子还在井口上，如何都不能下去分毫，各个哄笑起来，“你这和尚体态如牛，没想到脑子也如笨牛一般，这样小的井口，你也想‘下井一观’？现在快求秦道长救你出来吧。” 秦道人此时刚从临近处取了麻绳回来，便见到大和尚卡在了井口，上前问道；“法师这是做什么，这井小的很，自当我下去观瞧一番，法师如何下得去。唉，我这就去拿工具救你出来。”说完便要吩咐身边几位村民拿绳子束在大和尚胸前，自己取锤子砸开井口的石圈好救和尚出来。却听四苦法师身上骨骼作响，健壮的身子竟是像缩小了几分，不多时一只手以是探入了井内，一眨眼，大和尚竟以是下井了。

秦道人讶异非常，这和尚果真有几分本事，竟靠缩骨真的下去了，但是他身上没有绑好绳索，又如何上的来？思索间，便把绳子一端系在身上，要将另一头投入井内。“四苦法师，这绳索的另一头你且抓好，我将你拉扯出来。”秦道人朝黝黑的井内喊道，手上还未见动作，借着天光却见一团黑影在井中蠕动，速度越来越快，不多时以快到跟前，道人赶紧后撤，把一巨石搬起压在井上，又将周遭瞧好戏的村民拉扯开，这个黑影非比寻常，道人仅仅是瞧着了一会儿，便觉得五内翻滚，井下的东西非比寻常，四苦法师怕是遭殃了。

秦道人四海云游，也曾见过山间精怪，这黑影却与那些开了些许灵智的小妖不同，光是瞧着他的身影便让人胆寒，有跪倒之心。四苦法师不知井下异端，一片好心欲助刘家村开井，现下怕是已被那团黑影吞服了。这石头绝不是长久之计，还得回道观去取一应法器，把那黑影困于井中，心下计较间，秦道人朝乡民喊道：“各位父老，这井下怕是有妖物盘踞其中，四苦大师正与其争斗其中，其托付我将一巨石盖于井上以免那妖物脱逃，我先正要取法器助大师一臂之力，各位还请快回家去，不然会让妖气冲煞了身体。”乡民们片刻前正暗自称奇那笨和尚竟如泥鳅般钻进了井中，觉得那和尚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就见秦道长在跟前观瞧一番后慌乱的搬起两人合抱的巨石压在井上，又正准备问个明白当下的情况，就听道长说这荒废已久的井中竟有妖怪，早已是慌了神，哪敢在跟前继续瞧热闹，抛下手中的农具奔逃而去。

秦道人见乡民们走脱后，便准备回道观去取法器。行不过两步，却听井下传来沉闷的拍击声，势大力沉仿佛就要砸开巨石从井内脱出，转身望去，巨石被如玩具搬让一只手托起，四苦法师湿漉漉的脑袋从井中探出，见着不远处的秦道人后沉声说道：“秦道长这是何般，欲将我闷死于井中。”秦道人见四苦法师竟从那团黑影手中脱出，惊疑不定间朝这个四苦法师喊道：“法师不曾在井中遇上一只形如黑影的妖邪？”话音刚落，四苦法师已经搬开了巨石，整个人从井中弹起，落在道士跟前。“此井年久失修，底下充杂不少朽木草皮，我在其下将这些杂物碾压成末，又向下掘地三十尺有余，终见暗流，秦道长目力甚佳，怕不是将我认错于那团黑影了。”四苦法师边说边脱下内衬将其拧干，秦道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和尚全身湿透，这井，活了。

正午其间，乡民们齐聚在村长屋舍内，你一言我一语向村长说明那和尚如何下井，秦道长为何要封住井口，又如何向他们告知其中利害。刘怀仪不敢尽信，道长为人醇厚善良，旱情间施救无数，旱灾后更是每日帮乡民打水，教授修养之法，自不会是想把四苦法师困于井中。而井中有妖怪更不可能，村子临靠大山，距官道遥远，是人迹罕至的场所，如诺有妖怪，还未等道长反应过来，村内怕是已被杀的七七八八。而今太平盛世，国盛民强，哪里有妖邪容身之所。刘怀仪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要与秦道长合计一番，说不定那大和尚被道长瞧出了哪出端倪，而大和尚一身功夫不弱，道长才要将他困于井下，又怕村民们不懂其中缘由胡乱施救，才编出妖怪藏于井底的事。刘怀仪这般以为，便向周围惊慌失措的村民喊道：“大家休要惊慌，道长即将那妖物困于井中，想必咱们一时无忧。我这就去找道长讨些黄符，各自张贴，想必那妖怪伤不到咱们的。”言罢，刘怀仪便准备出的人群找道长问个清楚。

刘怀仪推开门，就见着秦道长已到了他的农舍跟前，正朝内堂而来，而他的身旁与他并肩而行的，不是四苦和尚是谁。刘怀仪这下犯了糊涂，道长既然将大和尚封于井下，又为何救他上来并与他有说有笑。难道说，井内真有妖邪，被他们二人收服了？思索间，和尚和道士也见着了刘怀仪，四苦法师快步上前向刘怀仪说到：“刘村长，小僧已查明村内枯井三年来无水皆是因一山精造成的， 泉水甘甜非常， 井内幽暗潮湿正适合这山精修炼，山精于刘家村旁的苦樵山迁徙至此，日夜所饮皆是井中之水，故而刘家村的乡民们才无法再利用此井。”秦道士讶异于四苦法师竟为他开脱，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法师却为他犯了戒，心下感动不已。刘怀仪听四苦法师解释完井中常年无水的缘由后愤怒不已，手上的拐杖敲得尘土飞扬，有连忙问道：“这妖精着实贪婪非常，霸着一口井三年不予我等分毫，真是可恶，不知法师和道长可有降伏它。”四苦法师听完不做愤状，说到：“三年前大旱，刘家村村民粮尽后无以为生，只能靠山吃山，那苦樵山本是山精的修炼之所，被村民们数度侵扰，他也是一时气恼才做下这办事情。我与秦道长见他修炼不易又无害人之心，三年久居于井中不曾加害于半个刘家村村民，就重新放他归于山林之中了。”刘怀仪听完却不以为然，这井重开着实方便了村民，但是这苦樵山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地方，打猎砍柴无不在苦樵山上才能有所收获，柴与毛皮都能在城中换钱。如今说将山精放回山中，岂不是放虎归山，如今法师在此能和道长将它降伏不敢造次，以后法师走了，又当如何。那山精是妖怪，难保不生出异心，今后加害村民，谁又有本事抓它。看出眼前的刘家村村长不甚满意，秦道人只好诓骗道：“我已于黄符上与那山精签字画押，叫他不能再入刘家村半步，也不可加害于刘家村与刘家村后代，村长大可放心。”刘怀仪听完面目一转，呵呵笑道：“秦道长多虑了，我是怕乡民们听说井中曾经有妖，就算井中有水也不敢使用，枉费了二位的苦心啊。”四苦法师听完确实爽朗一笑：“村长大可放心，那山精乃是山中草木所化，就沐日月精华，三年间于井中修炼打点，如今井中灵气浓厚，井水自有滋润精神，强健体魄的功效，村长大可放心。”刘怀仪听完高兴的直握住大和尚的手，指尖用力攥紧，仰视着和尚，不知是阳光照射所致还是感动非常，眼中带泪道：“多谢大师，多谢大师啊！我刘家村何德何能，何德何能。”说完以是泣不成声。一旁内堂中的村民们听见哭声，一个个想聚上前来观瞧，却见到村长跟前站着方才的大和尚，又惊吓不已，乱作一团。刘怀仪见了厉声喝道：“慌张什么，可别在贵客前乱了分寸，法师与道长已将井中秽物打的形神俱灭，又施法将井中之水恢复如常，咱们以后也不必劳烦道长日日打水了。”村民们听了，又欢呼雀跃不已，靠拢前来想问个究竟，这神怪之事，多有所耳闻，又何曾见过呢？刘怀仪连忙喝止了这些乡野村夫，转头问法师：“大师如今帮了刘家村天大的忙，我等无以为报，请大师多留住几日，我们也能好生款待于您啊。”围着刘怀仪的刘家村村民也是一一迎合。四苦法师捏了个法印，向眼前的村民们说到：“小僧只是做了应当之事，刘家村地势偏远大家养家不易，不用在劳苦各位费心于小僧身上了。如果各位非要予以回报，近日小僧便居于那口井旁，欲传佛法，大家广传左邻右舍，携家眷来听吧。”听眼前的和尚说完，刘家村的村民确实看向了他身边的秦道长，秦道长也知道到了投之一桃报至以礼的时候了，便开口道：“佛道本是一家，大家应该抓住大好机会，与法师浅谈便可解心中之惑啊。”村民们见道长也不反对，有欢呼雀跃起来，要帮四苦法师建一座陋舍好供其这几日居住。

用完了晚膳，秦道人坐在道观门外的石阶上，感慨世间真有书中那般的奇人豪侠，一身好武艺，也不恃强凌弱。虽然佛门中人，也懂世间圆滑。更兼菩萨心肠，不只是服侍于权贵。心下感慨不已，又见身旁的水桶，玩笑道：“水桶啊水桶，左右伴我三年，虽是帮扶了乡里，也仍是水桶啊。”说完秦道人便提着水桶入了观，准备开始晚课。 秦道人的晚课即是打坐入定，坐于蒲团上，心中一口先天气过六十四个小周天便算完成。往常需要早起打水秦道人不敢多做，如今村内不再需要他打水了，秦道人便想多行两大周天。辅以团坐，秦道人便迅速入了定，道人想来心中无事，修行自可事半功倍，便开始运劲。先天之气有所牵引，黑暗便如潮水袭来，道人稳守心中灵台，只让那虚无缥缈的气团围绕灵台而动。时间飞快，秦道人以运到第二周天，道人的心神随气团游走全身，直觉舒畅不已，正觉有所领悟间，突然心神震动。灵台周遭的黑暗喷涌而起，黑暗仿佛有了身形，围绕灵台如漩涡般迅速卷动，漩涡中不时有阵阵蹄声响起，秦道人暗叫不好，不知何时竟是犯了煞，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到，如今自己入定正是无防备之际，这煞竟然出来冲撞自己的心神。秦道人左右想稳住自己的心神，却不想那漩涡底部传来的蹄声越来越响，漩涡的中央更像是有一个形状如牛的黑影像是受到灵台发出的微光的牵引要立马脱出来。秦道人直感叹无命休矣，这黑牛影子想必就是煞了，让它脱出自己必然难以稳住灵台，灵台遭煞冲撞，自己以后只怕要变成傻子。秦道人此时身形坐稳不住，跌倒在地抽搐不已，却又一个声也发不出，如果有人在其身旁，只会觉得他下一秒就会立马痛死过去。却见秦道人身后的真武大帝像突然垂目闪动，泥塑的人偶突然活了一般，手中的宝剑散发阵阵寒光，围绕其身的绸带飘摇而起散发出阵阵异香，而其背后更是传来渺渺歌声。突然人偶的眼中紫光闪动，如同一道旱雷击中秦道人的后背。秦道人于黑暗之中挣扎，只觉得生死之间天地间有一剑光，剑光不见来处，自心神无边无际中突然出现，迅速没入黑牛的眉宇之间。那黑牛连同漩涡被这道剑光搅在一起，悬于灵台之上，上下翻飞间，突然炸的粉碎。秦道人只感觉巨大的压力骤然消失，得以稳住灵台，正想睁开双眼起的身来，却突然灵光一闪。之后赶忙坐起身来，朝真武大帝像跪拜。应道：“弟子定当不负祖师重托，救刘家村百姓于水火之中！”

秦道人取了法袍，又从床下拿出师傅传下的法剑，便出的观来。一路向水井行去，只见路上的乡民们有说有笑，仿佛心中已无千斤之重，喜笑颜开间各自提着水壶不住的饮水。秦道人拦下其中一人问道：“四苦和尚在哪？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了？”村民见道长手提长剑身着法袍却不以为意，举起手中的羊皮水袋抿了一口，仿佛这水袋中的水是世间难见的珍馐，其后舔干了嘴唇，才慢慢开口道：“道长为什么气煞冲冲，我们刚从井边回来，四苦大师就在那里布道。大师说的话神妙非常，三言两语就弭平了我和刘三儿的矛盾，又让我喝了井中的水，顿时觉得以往那些恩怨哪有什么了不起。道长我看你也是动了真火，赶紧去找大师解惑，讨要水喝，马上就能...”不等村民说完，秦道人便回道：“我自然现在是动了真火，只因为有妖邪在我眼底下害人而我却乐见其成，不过按你说的，这井水有如此异能能一解心中之怨气，你能否借予我偿一点。”村民听完连连说好，马上解开腰前的水袋要给道士品尝，临到半途，又死死抓住，道士还不曾抓住水袋，那个村民便如陷入癫狂般喊道：“水井中还多的是，道长为什么非要独占我这一口。”喊声引起周遭村民的注意，纷纷靠拢前来。秦道人见众人靠拢，又施以猛药，一剑便要刺入水袋，这一剑不重在刺破水袋，只是想让村民们都看见这一举动。不出道人所料，那村民赶忙护着水袋同时大声嚷嚷道：“道长你这是做什么，想要水尽管去井中去取，不要抢我的，不要抢我的呀。”道人收束配件环顾四周，村民们各个死抱着水袋或水桶，恐惧的看着自己，仿佛自己是什么食人的妖魔要强取他们怀抱中的婴孩。秦道人哈哈大笑：“我自然没有此等龌龊的想法，各位乡民无惊，我先下便去找四苦讨水喝！”

秦道人说完向水井飞驰而去，心下惊讶不已。刚才拿着羊皮水袋的村民名叫刘得力，家住在刘三边上。这个刘得力是村长的好手，经常帮村中运柴喝打猎缴获的毛皮去城中卖，他颇懂市井之道，并非吝啬之人，每次跑商也只要牛车的粮草钱，绝不会因为一口水也变得揭斯抵理。“想必那井水出了问题”秦道人暗自道，“刘得力因为常年往返城内村中，对家里疏于管教，他的孩子顽劣成性，妻子也与隔壁的刘三儿好上了，自己几年来通过解签之法想弭平刘得力心中的怨气终不见成效。去年刘得力的孩子惹了事夜里钻进山中几日不见回想必以是死了。其后他妻子思子如狂不吃不喝不久也去了，刘得力死了老婆孩子自己终年跑商却没存下钱给妻子下葬，还是刘三抵押农地给村长凑钱给刘得力好安排阴事。这之后两人兄弟相称，时常结伴跑商想赎回农地。这两人和好如初又更进一步，哪里还有仇怨需要弭平的！”

越想越怪间，秦道人已经到了井水旁，可是只见到打水的村民却不见四苦的身影。秦道人赶紧来到井前，将之前被四苦搬开的巨石又举了起来盖在井上，朝周围的村民解释道：“大家暂时不能喝这井里的水了，这水有问题，不少喝过的村民已经出现是非颠倒，神志不清的情况了，如诺有不信者，可以问问身边喝了井水的朋友家人，他们心中所想，仔细回想他们说的话和所经历之事是否出出入。我现在需要与四苦商议一下对策，谁能告诉我他去哪里了！”打水的村民刚才还兴奋不已想试试井中之水是否真能消除心中怨气，向其他喝过水的人那般念头通达，神采飞扬。却听道长如此建言，又想到井中曾经有妖怪，有各自踌躇起来，准备回村内问那些已经喝过水的人。秦道人见大伙散去，心下稍安，虽然不知那自命为四苦的牛妖大费周章图了什么，但是还是尽量少让其他村民继续饮用井内的水，以绝后患。这是一孩童跑了过来，向秦道人说到：“大和尚说完大道理后，李姑娘说有要紧事要大和尚去她家一趟，大和尚叫咱们依次取水就跟李姑娘走啦。”小孩似乎满心疑惑还想问些秦道士些什么，小孩的母亲已经急忙跑上前来抱走了小孩。秦道士无可奈何，料想小孩的母亲看见自己一身装备整齐，瞧出事情不对，生怕孩子招惹到了祸事，才急忙将她抱走。身为人母，对自己的孩子可谓是无微不至，而小女孩口中的李姑娘更是如此，秦道士看向另一侧广袤农地的末端，那里依稀瞧着一处星火，便是李姑娘的家了。

李姑娘虽然说是姑娘，但以为母多年。李姑娘年少时便嫁入村内，与其丈夫育有一子，可惜孩子出生时村内产婆去城内省亲，没有人接产。李姑娘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孩子却因为生产不当，从小体弱多病。在刘家村这样人烟罕至的地方，体弱难养的孩子一般都会抛于山中，但是李姑娘与其丈夫却是对孩子爱护非常，靠着家里农产所换的药石滋补孩子，眼看孩子一天天健康强健起来，朝里却决定远征羌族，带走了孩子的父亲，而当时李姑娘年不过十八而已，其后家里少了一人帮顾，田地荒废大半，缺了钱财购药，孩子的身体也弱了下去。秦道士感叹着，身以至农田中间，几个起跳间，李姑娘的屋舍已经不远了。那小屋虽然失了男主人的修理，却也是看着规整非常，其中更有猪圈牛舍，想来李姑娘在其丈夫走后仍旧日日打理，为不知身处何方的丈夫和体弱的孩子尽心尽力。这次请四苦妖僧也定是想让妖僧为其孩子诊断一二，却不想是引狼入室。秦道士只怪自己空有看病的本事却没钱为她母子二人购药才留有今日的祸端。秦道士来到李姑娘屋舍跟前，看大门不曾掩盖住，而内里传来血腥臭味，心想自己终究是来晚了。正准备推门进入与妖僧决战，却听到一旁猪圈内传来声音，“道长，道长，这里，快来救老朽儿。”秦道人听得声音转过头去，借着月光看到猪圈内缩成一团的刘村长。刘村长见到道长瞧见自己赶忙挣扎起身，他身上全是猪圈的污物，神色慌张，手足无措间又再三摔倒，整个人泥泞成团，狼狈无比哪有平常村内德高望重的模样。

刘怀仪好不容易从猪圈中出来，看见道长立于跟前才心下稍安。他本来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此时稳下心神看清道长已是一应俱全准备迎战的姿态便知道，道长应该以是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了。刘怀仪看向一旁半开的屋门，眼泪再也止不住，痛声道：”老朽儿本想那井水有强健体魄的功效，又见村民们饮后如百病全消般畅快，就叫李姑娘母子前去。孩子喝完水后眉头舒展，与其他孩子地上乱作一团。那妖僧之后又说道他有法根除孩子身上的病端，李姑娘赶忙要请妖僧到她家里给她孩子看治，妖僧也欣然应允。李姑娘丈夫出征前让老朽儿多加看顾，老朽儿觉得事出蹊跷，不信这世间有如此灵丹妙药便跟着前往。没想到，没想到那妖僧入帐后与李姑娘耳语几句便妖性大发，化做一头黑牛。老朽儿在门外看到，太过害怕，就钻入到猪圈中，没想到那些猪慌乱不已，将老朽儿踩晕过去。”秦道人听村长讲述完其中遭遇后，才慢慢说到：“刚才以看过内里，李姑娘与其子以是遭遇不测，村长藏入猪圈中，污物阻碍了那头畜生的嗅觉方能逃出生天。那些猪想必是感觉到妖气才在慌乱中撞晕了村长。村长不必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请叫些村妇替李姑娘与其子收尸吧，那头畜生，我自当去取其性命。”说完，秦道人头也不回踏入屋内，独留刘怀仪在屋外沉声痛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理。秦道人没有随妖气直追牛妖而去也正是如此。要想战胜牛妖，仅靠手上家伙和自己不入流的功夫肯定是不行，虽然祖师爷真武大帝留有一道剑光，却不知其作用，如此，还是要先摸清牛妖的虚实。秦道人入得堂屋，其中漆黑一片，秦道人不做停留，吹起火折子，想借火折子的光亮看清内屋李姑娘母子的尸首，却不想头顶一道月光垂下。秦道人抬头才无奈一笑，哪还有什么内堂，屋子的后半部分已经被冲垮了，定是那牛妖行凶后感觉自己要来慌不择路撞破后墙逃去了。

借着月光，秦道人找到了孩子的尸体。孩子尸首完好无损，脸上泛着异样的红潮，似乎并未死过去一般，但是秦道人探得孩子已经气息全无，却不知道那牛妖为何不吸取童男的精魄。“牛妖没有吸取精魄，也没有吞食精血，想来可能是孩子太过体弱，没有消化的价值，还需再看看李姑娘的尸首。”道士做完推测又转身在断壁残垣间翻找李姑娘的尸身，却没想到李姑娘的尸体不在内堂，而是抛尸于房屋破损的后墙外。秦道人压抑住心中的愤怒，将李姑娘的尸身翻转过来，天空此时阴云密布，道士将火折靠拢，却见李姑娘双目圆睁，嘴下蠕动不已，这具尸体，竟是在咀嚼着什么。秦道人立时摘下佩剑挺剑刺去，唯恐李姑娘的尸首尸变。却不想预先下了禁制的法剑刺入尸身，尸体嘴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挺，秦道人不顾安危又贴黄符一张，却依然止不住尸体咀嚼的动作。秦道人见诸般法宝无效赶忙后撤，扶着断墙观察着眼前诡异的尸体。半晌后，阴云退去，而尸体也停止了咀嚼，秦道人走上前去，拔出尸体上的佩剑，欲撬开尸体的下颚。“李姑娘的尸体并非尸变，而是还未尸僵，保持着死前的动作，想必嘴里含着什么重要物件。”秦道士想着，手中法剑轻点尸体唇齿之间，尸体便缓缓张口。秦道士从一侧缓缓贴近，不让自己的身形阻挡了月光，终于看清了李姑娘死后也要存于口中的物件，竟是一些肉块和些许牙齿。

秦道士从尸体嘴中抓起肉块，祭起冲龙玉，不消多时，便闻到其中的妖气。“这肉块，是李姑娘死前从牛妖身上咬下来的，想必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吧。”秦道士思索间又望向断墙，从断墙到李姑娘尸首，地上被划出一条长长的沟壑，沟壑应该是李姑娘死咬不放牛妖吃痛只好带着李姑娘冲破土墙在地上划出的，只是刚才月光被遮住才瞧见不到。秦道人沉着脸，将几块碎肉托于双掌中，施起迁患咒。迁患咒本是将术者自身的疾患迁往他处的法术，秦道人取巧将牛妖身上的幻痛迁回其身，以此来找到牛妖的位置。施咒完毕，便见那些碎肉齐聚成团，有手有脚，从秦道人手中跳下，直往大山中去了。

秦道人紧跟其后，要在黑夜中紧盯这么小的肉团孰不容易，幸好秦道人只需祭出冲龙玉随着肉团上的妖气而动便可。过了李姑娘家的农田，又过了樟木丛林，来到了苦樵山的山腰间，此间一处漆黑的洞穴，肉团不惜翻山越岭也要到达此处，就是为了回到洞中牛妖的身上。洞前妖气弥漫，牛妖慢慢从洞中显出身形，正如秦道人于井中和灵台中所见黑影一般无二。秦道人自被真武大帝施救，于灵台中清醒，便从那道剑光中见着自己在井中看到的黑影确是一头牛妖，才有了后来的千里追杀。那牛妖自洞中一瘸一拐而出，最后立于洞前，却是左蹄不稳，靠另外三足才勉强支撑身形。秦道人双眼望去，看见牛妖左后蹄上血肉外翻，秦道人知道那是李姑娘做的，而除了师祖的一道剑光，这道伤以是自己最后的优势。沉着间，牛妖却发话了，其声如一群烈马狂奔于山林之间，左右的树木被它的声音震得左摇右摆，“秦道长，我知我已犯下万死莫辞之罪，如今奔逃至此，只是希望不要害了刘家村人，希望道长将我力毙于此洞中，不叫那刘家村人看见，以免再惹祸端。”牛妖说完，立马四肢艰难跪服于地，牛头抬起，做引颈受戮状。

秦道人见状却不慌不忙，牛妖狡猾非常，化形为人入的村内骗过自己，教村民喝下让神智颠倒的井水，又假借治病之名杀了李姑娘母子。秦道人怵然不动，讥讽道：“孽畜既然自知愧对刘家村，当下也别脏了贫道的手，想来你自尽还是做得到的。”牛妖见道人不信自己，铜铃般大的牛眼泛出眼泪，哭声道：“道长不知，我本是山间一未开化的牛犊，一次偶然得遇机会托扶山中迷路的高僧前往其讲坛，听了禅师讲道开了灵智，百年修行从不曾加害于人只为报答师傅的恩情。”秦道人见他声泪俱下也有所动容，但是还是问道：“既然你自修行一来不曾加害于一人，又怎么会有如此重的妖气，又如何有煞气？”黑牛精听道士问完又垂下头去，仿佛不敢直视秦道人，缓声说到：“三年前我一到化形的关键时刻，却一直不得如其门，不得寻其法，四下游荡间来到刘家村，听闻村民如何捧吹那口井，便趁着夜色下井一探。果然寻得一宝物。”说着，黑牛精从抬起头张开嘴，一粒红珠从其口中漂浮升起。黑牛精继续道：“这是井下寻得的蛟珠，三年前我寻得蛟珠高兴非常，立马想将其炼化，好让自己化形成功。之后于苦樵山上修炼，却不想化形之中引了天罚，让苦樵山周围遭逢大旱，刘家村却是因为我的缘故而遭此祸事啊。”秦道人看见蛟珠，便知道定是蛟珠掩盖了黑牛精身上的妖气，让自己瞧不出他化形的破绽，也更瞧出，村民为何喝了井水便神志不清。“孽畜是否是用此蛟珠于井中引暗流之水？”道士问向黑熊精，为了进一步佐证自己的想法。黑牛精疑惑道长迟迟不取自己的性命，却也恭敬答道：“是的，老牛自己没本事，全靠这蛟珠才引活那口井。”秦道人听他答完，一手紧握剑柄戒备，一手探向前去握住蛟珠，见黑牛精无所异动，才再开口说道：“暂且相信你无害人之心，你可知为何这刘家村村民三年前喝蛟珠所引之暗流无半点异常，今次却喝完神志癫狂？”黑牛精顿时愕然，牛嘴微张，如同人脸般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道人知道黑牛精亦是聪敏，要不然断不能做到化形，想来以窥得其中缘由。但还是解释道：“三年前这蛟珠稳坐于井中，引取暗流之水供刘家村村人饮用，那时未有半分异常，想来蛟珠的主人也是走的正修，且妖性全然退去。你因缘际会之下取了蛟珠，本是一桩好事，叫你正修再进一层，可惜你急功近利，与苦樵山上化形，引得的天罚害苦刘家村村人。从此以后，你身上犯了煞气，化形成功却妖性未去，炼化的蛟珠上也因为你沾染上妖气。”道士说完看向眼前的黑牛，黑牛早已泣不成声，哽咽中说到：“老牛化形完后，在苦樵山上瞧见刘家村遭逢大旱，而苦樵山却不见半分异样，便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其后老牛精研佛理，与佛理中探得弥补之法，便重回刘家村。今夜我正于井旁宣讲布道，李家娘子谓我是佛法精深的高僧，求我救治他的孩子。我见她娘俩神情憔悴，便让她二人饮井中之水以稳心神，之后便答应她必当全力施救。却不料其后刚入其家门，李家娘子便状诺疯狂，上来又扑又咬，本来我修行多年全然不怕她，却不料李家娘子疯了一般即使咬碎银牙也要从我身上撕下块肉来，老牛吃痛间，便从后门闯出。”秦道人听完却暗道不好，之前以为这水只能让人神志不清，前后颠倒，却不想这水是能消磨人的精神，待到人的精神消磨殆尽，便会如同饿鬼般四处盘咬。秦道人又看向牛妖，突然间茅塞顿开，只道是老牛化形中引下旱灾，让刘家村添了无数道亡魂，这些饿死鬼的煞气纠缠在牛妖身上牛妖却不自知，如今这蛟珠沾了妖气煞气，牛妖或可每日修行消磨之，刘家村的村人却抵挡不住煞气。当下立马对牛妖说到：“牛妖你今次算是好心办了坏事，贫道本该当下一剑斩了你好告慰李家母子，但是眼下刘家村人还需你的蛟珠施救，你且随我回去救治村人，之后永生不得踏入刘家村半步，自己当好生修行，多行善事好弥补此过。”说完秦道人不等牛妖感恩言谢，便将法剑重回入鞘。牛妖本觉得今次自己是万死莫辞，却不想还能弥补前尘过错，当下只觉得心中五味杂陈，正准备化形与秦道长回村内施救，却见秦道长身后的法剑剑光暴起，立于自己双眼之间。老牛赶忙说到：“道长这蛟珠与我性命相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待救治完毕再一剑杀了老牛也不迟啊。”而秦道人此刻却有苦说不出，正如那老牛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刘家村人非得用蛟珠救治不可，而牛妖炼化蛟珠完毕与蛟珠是生死相随，要救刘家村人段不可能现在就杀了牛妖。只是方才准备收剑，却不想最后如有一双无形大手阻止，此刻秦道人手捏剑诀，想让法剑自行归鞘，一边朝牛妖喊道：“还愣着做甚，赶紧下到刘家村内，将蛟珠安置再我今早放于村长家中的死水中，其后叫村民一一味服，但叫一人出事...”不等秦道人说完，牛妖便赶忙起身往山下赶去。牛妖走后，秦道人只感觉法剑更欲脱离掌控，只能暗自咬牙为牛妖争取时间，法剑突然脱离掌控自是有缘由的，方才法剑归鞘之际，秦道人灵台上师祖所留的剑光突然自道人的双眼中爆射而出依附于剑上准备斩下牛头。秦道人不假思索间捏起剑诀才将法剑拉回。秦道人此刻只感觉法剑上的力量越来越大自己已经快控制不住，但刘家村村人不可不救，立马仰天大吼：“不肖弟子秦礼，今次袒护妖怪只为救刘家村人，还望祖师明察。”道士不觉得祖师日理万机还听得见自己的诉苦，更不觉得天上的神仙会管地上的繁琐事，对神仙来说，自己这些凡人就像蚂蚁一般，但是道人不愿见到刘家村生灵涂炭，哪怕一丝希望，他也要试上一试。

山间晚上异常的安静，鼠虫鸟叫都没有，秦道人只听见得见自己的喘息声。秦道人只感觉自己与这祖师剑光操纵的法剑坚持不了片刻便要脱力，却听得耳边有人缓步走来的声音。还不等秦道人开口问话，那人却抢着开口：“诛灭妖邪乃是本分之职，这牛妖为了化形害死刘家村好些人，道兄却要维护他，难道道兄忘了自己的誓言，忘了自己师傅的教诲？”秦道人刚准备出言反驳，言明其中利害，那人却又道：“道兄肯定想讲这牛妖的性命此时干系着刘家村村人的性命杀不得，却不曾想，这刘家村与那蛟珠有何等干系，那牛妖擅取那蛟珠假以时日必登神位又触犯了谁的利益，那刘家村人大旱之中得道长施救立起道观却不侍供奉又是为何，种种种种，要说那牛妖和刘家村一干人等要死的理由，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清。”秦道人此刻只感觉脊背发凉，这身后的人说话的语气，就如同百年正修的大妖与一百多号人的性命如同草屡般，只不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利益交换的砝码而已，秦道士此刻明白，天上有人要牛妖和刘家村村人的命，而自己身后这个人，只是来‘做事’的。

见道士半晌不语控着法剑，神秘人不耐烦道：“道兄又是何苦，这山林之间只有你我二人，此时松手，你不说我不说又有谁会晓得。而且你我二人皆是不入流的角色罢了，这世上又有谁会在意。你此时以摆足了样子，想必必得你那位祖师的宽心。还是快快松手叫法剑做他应做之事，待叫天上之人反应过来觉得你如此冥顽不顾，到时你我还得遭殃。”秦道人此时以是强弩之末，仍是正色道：“我辈生于天地之间，双足立于地面，双手可敢擎天。本道修行不修前人之道，不修天地正道，不修羊肠小道，只修本道，只求本心无愧。贫道不知道刘家村祖辈如何行事留下蛟珠的祸事，也不知那黑牛自我端正修行如何碍于他人，只知道祸不及子孙，那刘家村村人全然不知蛟珠的存在，那黑牛修行不易正如我辈一般世间岂能无他生存之所。今次就算祖师所求，我也要舍弃残躯，以证我心中之道。”说完道士紧咬舌尖，欲施力扭断法剑。秦道人身后的神秘人见状，赶忙上前愈加阻拦，却见天边一道电光闪过，屏息间竟来到二人跟前，电光攀附法剑之上，秦道人再也捏不住法诀，两眼一闭，昏死在地。而那法剑飞出，循着牛妖而去了。

一片黑暗中，秦道人只感觉自己的身子上下起伏，本想用手翻开眼前的黑暗，却感知不到双手，本想双脚离开这个地方，却又感觉不到双脚，只能任凭自己的意识缓缓坠落，无边无际的黑暗仿佛村内的井，没有尽头，只能缓缓沉下去。慢慢的，秦道人感觉双手回来了，双脚也自意识的中央长了出来。秦道人感受着四肢，向上游去，终于，再拨开黑暗后，秦道人睁开了双眼。秦道人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身处道观正殿之中，秦道人站起身来，来到门前正准备推开门，却发现门外似有阻碍推开不得。秦道人不得他法，只能往后门而去，回头却看见以往端坐殿中的真武大帝像此刻却不见了，秦道人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前查看，发现底座上的切口平滑光整，料想施术者功力精湛，用的是小鬼搬运将神像移走了。秦道人心里嘲讽，果然是蛇鼠一窝，为了不让自己神像震醒沾了煞气的村名，竟不惜让妖邪搬走自己的神像。道士正准备往后门而去，却又瞧见神像底座下仿佛有什么东西。上前仔细观瞧在发现，是一根猴毛。秦道士不知道这搬走神像的猴妖是否就是那晚苦樵山中的神秘人，此刻他身上没半分力气查究。秦道人装好猴毛，来到后门推门而出，又转身来到正门外，此刻方才知晓刚才堆积于正门外的阻碍，就是刘家村村人的尸体。尸体层层叠叠堆积起来，上面尸体的衣着破烂不堪，双掌足有盆口大，指尖锋利，想来是村民受煞气侵扰又食了人，成了尸鬼。这些尸鬼下面的村民肉体可见白骨，各个双手抓着正殿的门沿，想来死前被身上的尸鬼撕咬间，想打开们好进去求里面的真武大帝像避难，却不想神像早就被搬走了，要不然尸鬼此等未开神志的妖邪如何能进道观。道士转身不再看，往弟子房走去，“尸鬼身上煞气尽消，想来是被别的妖邪吸走了，失了煞气的尸鬼自然也就死了，这些尸鬼死前全无反抗，吸走煞气的和搬走神像的应该就是同一只妖物。这些神仙妖怪各取所需残害一方，我等凡人根本无路可走！”秦道士只觉得此刻内心满腔怒火无处发泄，准备收拾弟子房中自己存下的行李盘缠，就要去寻这只‘天上派的使者’算账。秦道人刚打开弟子房的房门，只觉得血腥异臭铺面而来，定睛观瞧，才发现一只硕大的黑牛被钉于墙上，牛眼睁大，带着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就这么死了。秦道人走上前去，将黑牛的眼睛合上，正欲行上一礼，却见死去多时的黑牛张开嘴睁开眼像道士说到：“道兄，我早就提醒过你，早些放手，你早些放手留有些余力，说不定尚且能救些村人。如今倒好，刘家村上上下下一百六十余口死得一干二净，道兄也是有责任的啊，哈哈哈哈哈。想必道兄此刻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吧，我可劝道兄赶紧些，假以时日，我可归五畜娘娘所管辖，位列仙班了。可惜道兄那晚不得见我真面目，也没有力气记下我的妖气，如今想来寻我的不得啊。”老牛话毕便掉落在地，咕噜噜的滚到秦道人脚边。

刘家村村口，一条泥泞小道上，秦道人身披蓑衣头顶一只草帽，往官道走去。秦道人胸前此时系着一根猴毛，漂浮而起，仿佛被什么力量牵引着，引导着道人，向其主人行去。